



關於《正午報》(上)

不管怎樣，因編採各行各業的職工，使我對生活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基層勞工的艱辛有了較深入了解。

城市的發展、社會的繁榮有他們一份血汗的澆鑄。他們靠一份微薄的收入，往往捉襟見肘。令人不平的是，他們一直被擠壓在社會最低層。

香港的不少行業，在六、七十年代很興盛，之後隨着社會的發展，逐漸式微。

如過去街頭街尾或橫巷的剃頭匠、擦鞋匠、為人拔面毛的順德自梳女，沿街叫賣的叮噹糖、飛機機、爛銅鐵收買佬等，今天已然絕跡。

我主管的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部，曾敦請《明報·街坊廣場》的資深編輯、香港通俗歷史研究者魯金，主編一套《香港古今系列》。

我們希望通過這套書，系統整理出版香港的行業史、地域史(包括街道史)、風俗史。

當時以香港三聯書店的副牌南粵出版社出版，出版近二十冊，後因我離開出版社而中斷。

可以說，我在《正午報》的十載，是我走上文化傳播道路的起點。且說一說《正午報》的人和事吧。

最近資深報人周奕兒在研究「林靄民與《循環日報》、《正午報》」，並曾就其中一些疑問找過我。

《循環日報》我不大了解。只

是《晶報》、《正午報》的坐落地點，就在《循環日報》大廈內，在那個年代，這座大廈是有點氣派的。

我一入報館，《循環日報》甚至後來由《循環日報》衍生的《天方夜報》，已然不復存在。

還是聽老同事說的，《正午報》的前身是《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是林靄民創辦的。

林靄民及《正午報》的老總張問強和副刊主任湯建勳，原是《星島日報》的老臣子，因「起義」而另起爐灶的。

早年《星島日報》被視為親台灣國民黨報章。過去一直用民國紀年，不用公元紀年。林靄民等也許不值所為。

至於《循環日報》原於清同治間刊發，由王韜創辦。

林靄民等人以「復刊」名義，把《循環日報》在香港重刊。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

我入《正午報》時候，還在報館看到一幀醒目的照片：「《循環日報》復刊暨新建大廈開幕禮」，由周峻年爵士剪綵，出席開幕數千人，滿載盛哉！

我聽老同事說，《循環日報》的後台之一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

因為這個背景，被與「左派」拉上關係。

我對《正午報》的歷史，大都從李傑大姐口中獲悉。她被張老總指派來帶領我們這些年輕記者。（《我的報紙生涯》之七）



往事如煙

哥哥張國榮(Leslie) 辭世16年，狄娜(娜姐) 辭世9年，兩人去世日子只差一天，Leslie是4月1日，狄娜是3月31日。這時候忽然提起兩位故人，好像沒有什麼關聯，不過我和兩位故人都相交相知好多年，在想起了哥哥之餘，也就想起了娜姐。

娜姐是哥哥的前輩，但他們從未合作過，私底下亦未有交往過。

哥哥去世16載，人們對他仍依依難捨，文華酒店門前每到他的死忌便堆滿鮮花，哥哥和文華酒店已連成一體，文華酒店永遠都擺脫不了哥哥，香港的文華酒店實在太無奈了！每年這個日子我便想起一個問題，4月1日文華門前的鮮花愈堆愈多，所用的花價格不便宜，全部是特級靚花。心中每到這個日子便計算，究竟這些花一共花費了多少錢，若然哥送改變一下悼念方式，每人都把買花的錢折現，選擇一個慈善組織把錢捐給他們，我估哥哥會更加高興！

往事如煙，今日想說一件事，某年某日，他約我和珍姐到馬會下午茶，還有好朋友劉培基，四個人坐在茶座天南地北，說着他忽然有個建議，他說開間公司給我倆，珍姐負責策劃，我負責宣傳公關，為他的拍戲演唱做策劃宣傳事宜，他要我們好好考慮一下，再給他一個答覆。過了兩天

我們回謝了他，多謝了他的好意！這麼多年前他已動了這腦筋，是快人很多很多步。到近幾年才見有明星藝人開公司邀請傳媒為他們出謀劃策做宣傳。而我們卻推了他的美意，如果當時答應了，做成了，可能他和我們的歷史都改寫！一直為當年那決定感到懊悔、感到遺憾！一切都已成過去！

再說回娜姐，她是我家兩代相交，與家父是很好的朋友，她挺尊重家父。一位被稱「奇女子」的明星，才華橫溢，政治立場鮮明，風姿綽約。辭世後沒有人悼念她，沒有人再提起她，只有一些故人才偶爾提及，教人感慨萬千！

任你生前如何叱咤、如何風光，當你離開這個世界，往事都只有如煙！



筆者與哥哥曾在文華酒店歡下午茶！ 作者提供



切忌胡亂進補

今年早已入春，過去的冬天不算寒冷，竟聽到有朋友還在燉鹿茸，令我大吃一驚。

在高速商品化的時代，清熱產品或補品最暢銷，但走向兩個極端卻不是好事。不少人一咳就煲羅漢果、龍眼葉、青櫻、川貝；面色不好就花膠、燕窩、杞子。

有感冒在身，千萬不要胡亂清熱或進補。至於平常日子，其實也不能不看天氣候進補。分享一下聽過的兩個例子：

一、孩子底子瘦，有吃西藥及有打六合一疫苗，天生不高大，父母則體格不俗。媽媽不太明白，孩子為何不吸收，一歲後開始燉雞和蔘湯給孩子喝。一段時間後，孩子生眼瘡，要做手術切割。

二、一位婦人長期身體不好，身子虛弱，家境很不錯，常常自己煲花膠人蔘吃，但沒有起色。後來看中一中醫，中醫說吃補品太多，不用開藥，着其煲蘿蔔湯，

加一些其它材料，我也不太記得。總之主要是破一破其體內亂衝的氣，服後再慢慢調理。醫師說亂吃補品也會生腫瘤。

一般城市人營養好，不用太擔心不夠營養，除了補品，什麼鈣片或補充劑，其實也不是必需的。我極端點說，連維他命C和益生菌也是，在家看門口可以，但不用天天吃，即使需要也是從新鮮食物攝取，除了是能量不同，也是因為整全食物有其相同，抽取個別營養素，過量會易生危險，胃和腎也負擔不來。

二是益生菌一類，會令身體太倚靠外來的支援，自己就不會做了，懶散了。城市買到不同種類的食物，日常吃豐富新鮮的食物，什麼顏色的都吃，觀察身體對不同食物的反應，自己調節，就已是對自己最好的餐單了！

另外，最佳的補品其實不昂貴，就是太陽和海灘，多曬多浸，赤腳接地，身體自然會有正面的反應。



玄學「賭波經」

人們常說「女人心，海底針」，其實「男人心」有時也變幻莫測，常有突如其來的陰晴圓缺。某天，天命就突然情緒化，心情變得低落，下班回家後悶悶不樂。

正當我不知如何排解情緒的時候，好友阿占(即球彩台的「神奇小子」，若閣下不知他是何方神聖，請動動手指上網搜尋他，將會看到他的一系列「神奇事跡」)在晚上帶着一堆食物找到天命，與我一同看球，皆因在當晚凌晨三點多有一場很精彩的球賽。

我們二人紅酒雪茄，談天說地，無論是家長裡短、男人和女人經，或是家國大事，都暢談無阻。酒過三巡，「神奇小子」阿占突然說：「師傅，你信我吧，波膽，買5比0。」「不是吧？25倍的哦？」天命有點猶豫，隨後還是決定參考玄學的「意見」：當天的日辰，是己亥年丁卯月己未日丙寅時。一見到當天己未的「己土」，我便知道會

一定贏，皆因選合了「木局」，正是我朋友局。而天干透了正印和偏印，主神通和第六感，再加上用木局去生火，而火又旺旺財星。如此一來，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勝算非常大。

而阿占也買了一些，話說回來，對於這位曾經贏過7,200倍波膽的「神奇小子」，天命總是暗自覺得，他應該是擁有「神通」。

毫無懸念，最後我們確實是贏了。其實天命並非沉迷賭博之徒，也沒有買得特別多，只是享受「小賭怡情」的樂趣罷了。

而若要說今晚最大的收穫，絕非賭博，也並非金錢，而是有朋友的相伴，說說笑笑、交流思想，負面情緒也早已排解得乾乾淨淨。若閣下問我有什麼「玄學賭波經」，天命絕不會教你如何沉迷賭博，為追逐金錢而迷失方向、目中無人。我會告訴你：約上三五知己，小賭怡情，敘舊談心為大，乃人生最大福氣是也！



百家廊

山與近水，像是給它們褪去顏色的肌膚披上了一層用月光做成的紗裙。當距離故鄉愈來愈近的時候，隨着氣溫的下降，這些雨水一個個又化身成為了雪花，輕輕巧巧地讓自己落在枝梢、屋簷及原野。

這次和老公驅車五百里地返回故鄉，是要接母親到我們家過冬，從進入深秋後，母親因為腿疼，便再沒有在農村老家一個人單獨居住，而是住了在姐姐家裡。平時，我們在電話裡通話的時候，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她腿疼的事情，我便趁機說服她說：「你今年除了腿疼，身體總體情況還不錯，要不你到我家裡來吧，我們這裡有一個大夫治腰腿疼還是不錯的，你來了我帶你看。」才終於說服母親到我們家裡來小住。

因為不是周日，姐姐幫母親打點好一切後去上班，只有母親一個人在等着我們。讓老公拿着母親簡單的行李，我想扶她下樓，結果母親卻拒絕了：「還是我用手扶着樓梯欄杆下吧，你架着我胳膊走，我會更不得勁。」我便順從了母親，走在她的旁邊照顧她。望着母親用雙手扶着樓梯欄杆下樓，她蹣跚的步履像極了電影裡那些回放的慢鏡頭，也像極了一隻背着沉重貝殼的蝸牛在緩慢爬行。眼眶裡有淚水想要流出；八十四歲的母親真的老了，再不是年輕時那個為了討生活、為了養活她的四個孩子，日夜在自己家田地裡勞作，走起路來風風火火事事都要強的母親了。

作為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比起同村那些雙職工家庭、或者夫妻雙方都是務農的家庭來說，母親的辛苦要比他們大得多。母親加上我們姐弟四人，共分得十畝的責任田，最大的姐姐十二歲，最小的弟弟才只有四歲，姐姐每天放學的第一件事情是到田地裡幫母親幹活，我和妹妹每天放學最大的責任就是看護弟弟，然後再負責做飯、餵雞鴨牛羊，而作為教書匠的父親，不僅在學校擔任主課，還擔任着校長的職務，所以如果不是節假日，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校裡。

母親因為性格太過要強，總看不得自己家的莊稼比別人家的差，一看自己家的莊稼長

得差了，就會着急上火，所以一忙起來，母親卻連午飯也不回家吃，而是讓我做好午飯送到田地裡，她在自己家地頭吃過飯後，一刻也不捨得休息，接着又開始幹活。尤其是夏收或者秋收的時候，母親往往是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八九點鐘才進家門，因為身體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那段時間母親經常牙痛，更為可氣的是母親幹活時往往會把牙痛的事情給忘記了，但只要一回家吃飯她的牙立刻就會疼起來，疼得母親淚流滿面，可這並不能耽誤她幹活，擦一把眼淚，依然來到自己家的責任田裡勞作。那段時間又正好是麥收和秋種時節，一個月下來，母親整個人瘦了足足有十斤。

至於我們兄弟姐妹的善良，皆來自於母親的言傳身教，我們村裡一戶人家的母親突然去世，她留下的四個孩子皆與我們姐弟四人的年齡相仿，入冬的時間，母親看他們身上的衣服單薄，腳上穿的鞋子破得都露出了腳趾頭，母親便把我們叫到身邊，對我們說：「娘和你們商量件事行不，你們看到沒有，香菊的弟弟妹妹們這個冬天連棉鞋都沒有，媽媽想把給你們做的新棉鞋送給他們，你們同意嗎？」接着母親又強調道：「你們都是有娘的孩子，新棉鞋送給他們後，娘再給你們每人做一雙更好看、更暖和的棉鞋。」我和弟弟妹妹皆點頭同意，母親看我們點頭答應，便讓我提着四雙嶄新的棉鞋，帶着弟弟和妹妹親自把棉鞋送到他們家。

母親和父親的婚姻生活，我說不上是幸福的，也說不上是不幸的。面對滿腹經綸的父親，從小大字不識一個的母親在父親面前是自卑的，可她的這種自卑卻又與她骨子裡的要強形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所以兩個人在一起時，他們吵架的時間卻比恩愛的時間多。那時我們姐弟四人，望着母親兇神惡煞一般罵脾氣溫和的父親時，內心曾經生出對母親的討厭。而母親為了能追上父親的腳步，往往白天在田野裡勞累一天，晚上給我們做衣服、鞋帽後，還努力自學了起來，一直到現在，從小沒有進過學校大門的母親，我們平日裡所見到的基本漢字她都能認全並讀出來。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和父親真正恩愛相處的那段日子，應該是父親生病住院的那半年多的時間裡，母親精心照顧着父親日常生活的一



「良心」何在？

因為內地政策的改動，香港演藝圈朋友回來香港的次數多了，大家見面聚會的機會亦相繼增加，筆者頗喜歡參與這種聚會。

朋友道出最近內地演藝圈引起不少人熱烈關注及談論的事，就是在2002年仍是名不見經傳的女演員孫儷，見到一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正蹲在某餐廳最骯髒的角落不停在用手刷碗，後經了解知道這位年輕人因家貧、要天天都來餐館謀雜活，報酬就是可以讓他吃上一頓飽飯，孫儷的惻隱之心被觸動了，於是主動聯絡這位年輕人，給予他一筆資助金，還承諾會一直資助這位年輕人直至其學業結束。

然而，年輕人讀大學後，「良心」卻開始變味了，他不單止將學校補助的6,000元藏為「私己錢」，更經常哭叫着窮，不斷向孫儷索求對他的資助及生活費，像「吸血鬼」般吸的一次比一次狠，最令人憤慨的是這位年輕人對資助之恩發洩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令一直施以援手的孫儷也感心寒，最終「斷」了對這位年輕人的學業資助；年輕人瞬間怒了，在網上對「恩人」發動各種「詆毀」攻擊，更以千字文討伐大罵孫儷如何如何的無情，怎麼怎麼踐踏他人的人格，常言道：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呀；這位年輕人的行為心態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簡直是對她極度無語。

心理專家指出，人心從來都是「不可測」的，施者對他的第一次幫助時，受恩者可能感激涕淚，恨不得「跪」謝，但受到N次的幫助後，這種人格的人在意識層面受倫理道德約束而感激，而潛意識層面卻有一種相反的情緒，渴望站到你的位置擁有同你一樣的資源，在人性中並不少見這種「白眼狼」，唉！

聽聽他們在演藝圈工作的逸事，也是人生中的另一種「情緒」體驗吧。這次朋友突然嘆氣地問道：「好人是否真的好難做？」

朋友道出最近內地演藝圈引起不少人熱烈關注及談論的事，就是在2002年仍是名不見經傳的女演員孫儷，見到一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正蹲在某餐廳最骯髒的角落不停在用手刷碗，後經了解知道這位年輕人因家貧、要天天都來餐館謀雜活，報酬就是可以讓他吃上一頓飽飯，孫儷的惻隱之心被觸動了，於是主動聯絡這位年輕人，給予他一筆資助金，還承諾會一直資助這位年輕人直至其學業結束。

然而，年輕人讀大學後，「良心」卻開始變味了，他不單止將學校補助的6,000元藏為「私己錢」，更經常哭叫着窮，不斷向孫儷索求對他的資助及生活費，像「吸血鬼」般吸的一次比一次狠，最令人憤慨的是這位年輕人對資助之恩發洩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令一直施以援手的孫儷也感心寒，最終「斷」了對這位年輕人的學業資助；年輕人瞬間怒了，在網上對「恩人」發動各種「詆毀」攻擊，更以千字文討伐大罵孫儷如何如何的無情，怎麼怎麼踐踏他人的人格，常言道：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呀；這位年輕人的行為心態實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簡直是對她極度無語。

心理專家指出，人心從來都是「不可測」的，施者對他的第一次幫助時，受恩者可能感激涕淚，恨不得「跪」謝，但受到N次的幫助後，這種人格的人在意識層面受倫理道德約束而感激，而潛意識層面卻有一種相反的情緒，渴望站到你的位置擁有同你一樣的資源，在人性中並不少見這種「白眼狼」，唉！

被幸福敲響的音符

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雨，打在車窗上，隨着車刷的左右搖擺，這些雨水把擋風玻璃刷得乾淨而又透明，薄薄的雲煙繚繞着遠山與近水，像是給它們褪去顏色的肌膚披上了一層用月光做成的紗裙。當距離故鄉愈來愈近的時候，隨着氣溫的下降，這些雨水一個個又化身成為了雪花，輕輕巧巧地讓自己落在枝梢、屋簷及原野。

這次和老公驅車五百里地返回故鄉，是要接母親到我們家過冬，從進入深秋後，母親因為腿疼，便再沒有在農村老家一個人單獨居住，而是住了在姐姐家裡。平時，我們在電話裡通話的時候，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她腿疼的事情，我便趁機說服她說：「你今年除了腿疼，身體總體情況還不錯，要不你到我家裡來吧，我們這裡有一個大夫治腰腿疼還是不錯的，你來了我帶你看。」才終於說服母親到我們家裡來小住。

因為不是周日，姐姐幫母親打點好一切後去上班，只有母親一個人在等着我們。讓老公拿着母親簡單的行李，我想扶她下樓，結果母親卻拒絕了：「還是我用手扶着樓梯欄杆下吧，你架着我胳膊走，我會更不得勁。」我便順從了母親，走在她的旁邊照顧她。望着母親用雙手扶着樓梯欄杆下樓，她蹣跚的步履像極了電影裡那些回放的慢鏡頭，也像極了一隻背着沉重貝殼的蝸牛在緩慢爬行。眼眶裡有淚水想要流出；八十四歲的母親真的老了，再不是年輕時那個為了討生活、為了養活她的四個孩子，日夜在自己家田地裡勞作，走起路來風風火火事事都要強的母親了。

作為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比起同村那些雙職工家庭、或者夫妻雙方都是務農的家庭來說，母親的辛苦要比他們大得多。母親加上我們姐弟四人，共分得十畝的責任田，最大的姐姐十二歲，最小的弟弟才只有四歲，姐姐每天放學的第一件事情是到田地裡幫母親幹活，我和妹妹每天放學最大的責任就是看護弟弟，然後再負責做飯、餵雞鴨牛羊，而作為教書匠的父親，不僅在學校擔任主課，還擔任着校長的職務，所以如果不是節假日，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校裡。

母親因為性格太過要強，總看不得自己家的莊稼比別人家的差，一看自己家的莊稼長

得差了，就會着急上火，所以一忙起來，母親卻連午飯也不回家吃，而是讓我做好午飯送到田地裡，她在自己家地頭吃過飯後，一刻也不捨得休息，接着又開始幹活。尤其是夏收或者秋收的時候，母親往往是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八九點鐘才進家門，因為身體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那段時間母親經常牙痛，更為可氣的是母親幹活時往往會把牙痛的事情給忘記了，但只要一回家吃飯她的牙立刻就會疼起來，疼得母親淚流滿面，可這並不能耽誤她幹活，擦一把眼淚，依然來到自己家的責任田裡勞作。那段時間又正好是麥收和秋種時節，一個月下來，母親整個人瘦了足足有十斤。

至於我們兄弟姐妹的善良，皆來自於母親的言傳身教，我們村裡一戶人家的母親突然去世，她留下的四個孩子皆與我們姐弟四人的年齡相仿，入冬的時間，母親看他們身上的衣服單薄，腳上穿的鞋子破得都露出了腳趾頭，母親便把我們叫到身邊，對我們說：「娘和你們商量件事行不，你們看到沒有，香菊的弟弟妹妹們這個冬天連棉鞋都沒有，媽媽想把給你們做的新棉鞋送給他們，你們同意嗎？」接着母親又強調道：「你們都是有娘的孩子，新棉鞋送給他們後，娘再給你們每人做一雙更好看、更暖和的棉鞋。」我和弟弟妹妹皆點頭同意，母親看我們點頭答應，便讓我提着四雙嶄新的棉鞋，帶着弟弟和妹妹親自把棉鞋送到他們家。

母親和父親的婚姻生活，我說不上是幸福的，也說不上是不幸的。面對滿腹經綸的父親，從小大字不識一個的母親在父親面前是自卑的，可她的這種自卑卻又與她骨子裡的要強形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所以兩個人在一起時，他們吵架的時間卻比恩愛的時間多。那時我們姐弟四人，望着母親兇神惡煞一般罵脾氣溫和的父親時，內心曾經生出對母親的討厭。而母親為了能追上父親的腳步，往往白天在田野裡勞累一天，晚上給我們做衣服、鞋帽後，還努力自學了起來，一直到現在，從小沒有進過學校大門的母親，我們平日裡所見到的基本漢字她都能認全並讀出來。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和父親真正恩愛相處的那段日子，應該是父親生病住院的那半年多的時間裡，母親精心照顧着父親日常生活的一

切，幫他擦洗身體，餵藥餵飯，父親口中說出的話是那麼溫情和感性，他用自己的手握攏母親的手說：「等我病好回家了，我一定在左右鄰居面前好好誇誇你。」那一刻，已經七十一歲的母親像少女一般，讓自己的臉兒緋紅。而站在他們身邊的我，望着他們緊緊握住的手，彼此相擁的身影，也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母親當年所以對父親好，那是因為她深深地愛着他，可勤勞、樸實卻又嘴特別笨的母親，被生活的負擔壓得她無法透氣，更不會如何表達對父親的愛了。那時的父親也一定是理解母親的，所以無論母親怎樣的不可理喻，他都用沉默來接納，不反抗、不回擊就是對母親愛的最好詮釋。

自從父親走後，從悲傷中無法自拔的母親，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的命一點都不好，年輕的時候，他只顧工作不顧家，老了老了吧，想好好和他在一起過幾年好日子，結果他又提前走了。」還好近十多年來，母親漸漸從痛苦中走了出來。而我和母親通電話時，她對我說得最多的話就變成了：「比起咱們村其他老太婆，我算是好的，國家一月給我七百多塊錢，並且還兩年給漲一回工資，到你姐姐家，你姐姐對我好，到你妹妹家你妹妹對我好，你弟弟隨着年齡的增長，也一日比一日對我好。以後，我要好好的，還想多享幾年福。」聽了母親這些話，心裡總是有說不出的柔情在滋潤，母親，您知道嗎？您永遠是兒女內心相思的歸宿，有您在的家，我們的內心才會安靜而又平定下來。

車子經過三個小時的行駛，我們終於返回了家中，因為我家居住在六樓，走到樓梯口的時候，老公蹲下身體要背母親上樓，母親急忙搖着頭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上樓就行。」當陪着母親走到三樓的時候，我和母親的說話聲驚動了三樓的左右鄰居，兩個老人同時開門與我和母親打招呼，當兩個老人問起母親的年齡時，母親大聲向她們說：「我今年八十四了，在俺大閨女家住一個多月了，這到三閨女家過冬天的。」兩個老人便齊聲讚揚母親道：「老姐姐的身體真硬朗。」母親聽她們這樣誇讚自己，臉上便揚起了燦爛的笑容。

那一刻，望着母親臉上的笑容，感覺似有千縷萬縷的陽光普照在了自己的內心，似看到那些小幸福都端坐在了天空中那些紛飛的雪花之上，並輕輕唱着歌謠。



西安城牆

最近，又去西安城牆上走了一圈，與以往無數次登城牆，或者繞着城牆散步所不同的是，這是第一次用腳完整丈量了這座四方城。從永寧門上，從永寧門下。下來之後，查看手機上下載的運動APP，顯示是14.79公里，較官方公佈的13.74公里，足足多了1公里。想想沿途順道還攀上的角樓、箭樓、敵樓，這個長度應該是無誤的。

走在12米的高牆之上，城內城外的景致盡在眼前。與北上廣深相比，現代的高樓大廈並不算多，靠近城牆的民居屋頂，隱約與城牆的垛口相平。倒是有不少樹木的樹冠，高過城牆。只是春天剛來，楊樹吐雪花，綠葉未盈。從城牆的垛口望下去，誠城河畔楊柳青青，枝條垂條，杏花、梨花早已粉白如雲，貼梗海棠花繁葉茂，紅得讓人有些不可久看。

莫占鶯花笑寂寥，長安春色年年有。春景在前，唐人吟誦長安春色的詩句，不斷在眼前飄過，與這座城市有關的人，也在我走過的18座城門之上留下了痕跡。

現在完整的西安城牆，準確而言應該稱之為明城牆。是600多年前，大明王朝在唐長安城的皇城殘址之上修築而成。明朝初建時，只開有東南西北四座城門，依次名曰長樂、永寧、安定、安遠。民國時期，又增開了四座城門，中山門、安遠門、解放門。前三座門都以當時最傑

出的革命先行者的名字所命名，孫中山、馮玉祥家喻戶曉，自不必多說，勿幕門對應的民國先烈井勿幕，外界所知不多。

井勿幕是陝西蒲城人，少年有大志。15歲留學日本，20歲加入同盟會，而後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到陝西組織發展同盟會，頗得中山先生器重，讚其為「西北革命巨柱」。他也曾南下到香港，參與籌劃廣州起義。

在日本時，井勿幕籌劃陝西籍留日學生創建《夏聲》雜誌，並撰寫多篇宣傳民主共和思想、聲援國內反清浪潮。1909年春，于右任因創辦《民呼日報》宣傳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聲》上發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籲社會輿論支持正義，引起國內外的震動，英方最終只好釋放了于右任。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井勿幕出任陝西軍政府北路安撫招討使。參加過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並在雲南護國戰爭中，出任熊克武部參謀長，在陝西靖國軍中出任總指揮，後遭奸人所害，時年不過30歲。孫中山護法大元帥府特贈陸軍中將銜，國民政府追贈其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銜。陝西軍民為懷念他，曾將井在西安居住過的四府街更名為井上將街，並在街南端城牆上鑿開一門，名勿幕門。

新中國成立後，西安城牆又新增開了十座城門，分別是朝陽門、建國門、和平門、文昌門、

朱雀門、含光門、尚武門、尚德門、尚儉門、尚勤門。

我常常覺得，西安之所以還遺有古城的風貌和氣質，不是因為兵馬備列兵成陣氣勢恢宏，也不是因為大雁塔端莊方正覽盡春秋，而是因為這一座迄今仍形制完整的城牆。城牆是冷兵器時代禦敵自衛不可或缺的屏障。工業文明鐵蹄肆虐，守護古老中國城池的城牆，一座一座轟然坍塌，土崩磚散之際，城的邊際過去，曾經深植於人心的歸屬感，也隨之浮蕩。

對於老西安人來說，出城就是遠方，進城便是回家。城牆是觸摸得到的歷史，更是精神家園的外在屏障。在外遊蕩多年，見慣了千城一面，每次回西安，車子穿過高大厚實的城門洞，昔日漢唐盛世長安的巍峨，刺那復甦，撲面而來的濃厚文化氣息，是這種千年古都無與倫比的榮耀。

網路上曾經風靡過一段話，一下雪，西安就成了長安，南京就成了金陵，蘇州就成了姑蘇。

在我看來，沒有這四四方方的青磚牆，雪再大，西安也回不到長安。



西安城牆之上。 作者提供

